

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三重逻辑

尚洪波 王 刚

[摘 要] 理想信念是一种价值体系,理想信念的确立和巩固也是一个动态培育的过程。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需要常态化,而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则需要通过制度化加以保障。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形成的理想信念教育的教育主题、教育内容和教育制度,为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历史借鉴。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想信念教育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为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理论渊源、理论依据和理论遵循。从实践逻辑看,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畅通学校教育主渠道,以网络教育为补充,以社会实践教育为验证。新时代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

[关键词] 理想信念教育;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理想信念是一种价值体系,理想信念的确立和巩固也是一个动态培育的过程。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需要常态化,而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则需要通过制度化加以保障。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①;十九届四中全会又从制度建设的高度进一步提出,要“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②。那么,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是什么?怎样推动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成为我们亟待研究和回答的重要课题。

一、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③,

尚洪波,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研究员(南京 210023);王刚,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23)。本文系中宣部马工程特别委托项目“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研究”(2020MYB046)研究成果。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41 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23 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323 页。

这个共同的理想信念就是共产主义。在这个共同理想信念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勇敢前行,才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的理想信念教育,为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 教育主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柱。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的教育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会,也不是与广大群众毫无联系的社会团体,而是“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锋队,因此,每位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①,从而使党员干部“去接受‘怎样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去奋斗’的教育”^②。由此,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教育就逐步成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教育主题。大革命时期,由于当时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群众非常少,党提出,革命群众首先要加入党组织,然后“才有受到党的训练及真能了解党的理论之机会”^③。土地革命时期,党在苏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专门对党员群众进行经常性的、组织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全面抗战时期,为解决抗战胜利的精神动力问题,毛泽东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④,因此,全党要“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⑤。对此,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⑥

新中国建立后,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党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而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必须加强理论信念教育。如当时党中央就根据党员的理解能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内容分为循序渐进的三级,即“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常识和中国共产党的常识”“第二级,学习理论常识,即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常识”“第三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⑦。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等历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始终视理想信念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如邓小平就强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⑧胡锦涛把理想信念看作是一个人思想和行为的“总闸门”和“总开关”,他认为,“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⑨习近平更是把理想信念比作精神之“钙”,他说:“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⑩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是理想信念教育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和永恒主题,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2—163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154页。

^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2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63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5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9—310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⑨《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6页。

^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的重要经验。

(二) 教育内容: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与时俱进

理想信念根源于社会实践,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需要与时俱进,即党的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①。那么,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随什么而变化呢?

众所周知,理想信念教育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真理,但要发挥其改造世界的伟力,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要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广大群众掌握,就必须及时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即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要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而不断与时俱进。党成立到七大以前,党的理想信念教育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为主要内容,即“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②。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就被纳入到理想信念教育内容之中,“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们也逐步被纳入到理想信念教育内容之中,从而使理想信念教育内容不断与时俱进。当然,这些教育内容的增加,并没有影响理想信念教育的教育主题。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例,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并“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④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⑤。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党员群众进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信仰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为内容的理想信念教育,使理想信念转化为党员群众的坚定信仰,内化为共产党人舍生取义的动力之源。

(三) 定之以规:坚持以制度为保障推进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

理想信念教育的教育主题和教育内容要做到常态化,需要制度化加以保障。理想信念教育只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才能确保其常态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强调以制度为载体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党的一大提出,“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工人学校”,并使之成为“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⑥。成立各种“学校”,如工人学校、自修大学、补习夜校、马克思主义学校、党校等,对广大工农群众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逐渐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在《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中强调:“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当尽力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材料”^⑦,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史、时事政治的教育。1924年5月,在《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25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

^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93页。

^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页。

^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第11页。

^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5页。

^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353页。

问题决议案》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①的任务。井冈山时期,党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有力地凝聚了红军的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②的任务,党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随后与中央宣传部合并,并由中央宣传部领导干部教育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作出创办高级党校的决定,马列学院、军政学校、中等学校等相继建立起来,担负政治理论教育的任务。新中国建立后,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规定,如《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理论武装的现实情况和迫切要求,党中央通过颁布干部教育规章制度,如《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正规化的规定》《关于建立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制度的意见》等,特别是2006年1月,党中央制定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这是第一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干部教育作出制度规定,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体制和评价机制改革创新,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等制度,进一步推进了理想信念教育的制度化^③。

二、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为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 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想信念教育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一是理想信念是理想和现实的有机统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因此,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人类解放和时代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强烈的现实性。一方面,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对不合理的现实问题的改变。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⑤这里的现存状况指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关系。因为“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⑥因此,“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一个消灭‘现存状况’和‘现存世界’的革命实践过程”^⑦;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从而体现出现实性。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⑧因此,共产主义理论信念立足于改变现实,又高于现实,其终极旨趣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二是理想信念是彻底性和先进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⑨理论必须彻底才能掌握群众,“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⑩马克思认为,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74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第643页。

^③秦明月:《建党以来干部教育培训的发展历程与历史启示》,《贵州省党校学报》2017年第2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0页。

^⑦许斗斗:《论马克思真理的现实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受一定发展规律支配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过程。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最一般的商品入手,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从而得出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因此,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提出是在现实中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是马克思对事物本质规定性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其理论的彻底性和先进性。三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离不开执政党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彻底的理论要想转化成革命的力量离不开理想信念教育。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起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同盟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等党的纲领和文献,通过发表《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文章,对无产阶级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在教育形式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灌输”。这一概念最早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列宁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灌输理论。他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①,他强调了向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灌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化灌输意识、优化创新灌输方法、保证灌输效果等对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迪。

(二) 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教育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理论。毛泽东非常重视理想信念教育,他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②他高度肯定共产主义的指导作用,在毛泽东看来,谈理想信念问题,首先必须回答的是:共产党人为什么要信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从理论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③其次是通过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毛泽东提出,把理想信念教育和解决人民群体根本利益结合起来。如民主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什么?这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就带领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坚持抗日,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从而坚定了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理想信念教育理论。一方面,邓小平肯定了理想信念作为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要把全国人民团结和组织起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关键要靠“理想”^④;另一方面,邓小平高度关注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的方法。如针对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造成的混淆是非、消极涣散、个人主义思想泛滥等问题,邓小平提出,要用“四项基本原则”来教育人民和培养四有新人。江泽民也提出,“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使精神力量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物质力量”。^⑤胡锦涛同志也强调,“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⑥这就从精神动力上强调了理想信念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 理论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⑦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的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一系列的成绩离不开共产党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他从共产党长期执政

^①《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⑤《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

^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20页。

^⑦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页。

的高度对理想信念教育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并赋予这一问题新的时代内容。一是关于理想信念的内涵。习近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①新时代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引导广大党员“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②二是关于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从共产党人生存发展的根基、党的执政地位、党员个人成长的角度进行阐述。习近平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③针对当前个别党员理想信念缺失、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习近平总书记从理想信念关乎我们党兴衰的角度阐明其重要性。“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④同样，理想信念的坚定不仅关乎国家、执政党的命运，也和个人成长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以理想信念“钙”之喻、“总开关”“总钥匙”“压舱石”等比喻阐述了理想信念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性，缺乏理想信念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三是关于如何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问题。习近平强调，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⑤来抓，通过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从而提升党员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三、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常态化、制度化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生动实践，主要包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畅通学校教育主渠道，以网络教育为补充，以社会实践教育为验证，它们相互联系、互为支撑，共同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一）举旗定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新时代推进理想信念教育需要举旗定向，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认识、掌握、信仰和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⑥。这说明，坚定理想信念，需要思想理论的坚定，而思想理论的坚定，需要用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来武装头脑，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因此，新时代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育；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教育；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教育；开展“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教育。只有积极开展这些教育，才能真正掌握、信仰和捍卫真理，才能“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⑦。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0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7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第57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4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5页。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0页。

⑦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1页。

(二) 文化滋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它的“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①,是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资源。要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其成为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要推进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特别是要将红色文化融入到理想信念教育中。一是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信念教育内容,并融入到理想信念教育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丰富的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如“仁者爱人”的人本思想、“为人”的奋斗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邦济世思想、“舍生取义”的献身思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思想等。在当今世界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②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民本思想”“仁政社会”的价值目标、“修己慎独”“厚德载物”“言行一致”的道德理想、“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等内容,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之中,使这些内容内化为受教育者的自觉信念。二是实现红色文化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同向同行。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形成的先进文化。包括遗迹、遗址等自然景观,纪念馆、纪念碑等人文景观,党的方针政策等制度性红色文化以及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精神性红色文化。新时代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要实现红色文化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同向同行,可以采取实地调研、体验等方式唤醒红色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文化记忆。不论是“坚定理想”的红船精神,“坚定执着追理想”的井冈山精神,还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长征精神、“两高一大”的雨花英烈精神、“敢为人先”的改革开放精神等,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对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不懈追求。要充分利用好红色资源,解决新时代“用什么培养人”“如何培养人”和“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三) 畅通主渠道: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理想信念教育一体化建设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③大中小学思政课理想信念教育一体化是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现实需要。一是实现教育目标和课程内容的一体化。在教育目标方面,各学段在“立德树人”根本目标指引下,遵循理想信念教育规律,结合不同学段教育对象的成长特点,统筹设计各学段的培养目标,小学阶段重在启蒙理想信念的道德情感,中学阶段重在打牢思想基础和提升政治素养,大学阶段重在增强使命担当,从而实现教育目标由情感性目标向知识性目标、价值性目标梯次提升,形成教育目标的一体化。与此相对应,在课程内容方面,要遵循教育对象的认知规律,设计体现不同学段特点的课程内容。小学阶段重在开展理想信念启蒙性学习,增强理想信念的情感认同;中学阶段重在开展理想信念体验性学习和常识性学习,打牢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基础和政治认同;本科及以上阶段重在开展理想信念理论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增强理想信念的使命担当。二是加强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的思政课一体化课程群建设。依据大中小学各学段特点,构建理想信念教育的课程体系,把理想信念以一种隐性的方式

^①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2 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06 页。

^③习近平:《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人民日报》2019 年 3 月 19 日。

浸润在各学段其他学科的课程教学中,发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在理想信念教育中的协同育人效能。三是推进课程教材一体化建设。针对目前教材体系设计“未能很好地彰显不同学段教学规律的特殊性和整体性,应有的价值链条尚不清晰”^①的问题,要对思政课教材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推进各学段教材有机衔接,深入发掘不同学段的理想信念教育资源,形成思想认识逐步加深、理论难度梯次递进、教学重点科学区分的一体化理想信念教育教材体系。

(四) 网络是阵地:积极开展网络理想信念教育

在认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课堂主渠道基础上,还要积极开展网络理想信念教育,这是理想信念教育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一是要加强互联网理想信念教育内容建设。网络理想信念教育内容“教什么”直接关系到理想信念教育效果的达成。一方面,必须保证教育内容的科学性,要从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上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以及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要保证教育内容的时代性,网络理想信念教育内容要结合时代特点和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而与时俱进,从而使教育内容与时俱进。二是通过网络宣传形式、方法、手段创新,提升网络理想信念教育的吸引力和亲和力。互联网不仅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也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阵地,要增强网络理想信念教育的吸引力,不仅要解决“教什么”的问题,还要解决“怎么教”的问题。网络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方式要切合“数媒一代”群体的接受方式和认同习惯,通过多样的话语呈现,实现从“被动灌输”到“主动选择、接受”的转变。三是综合运用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等融媒体,创新理想信念教育方式。发挥全程媒体对理想信念教育的全程性、追踪性、完整性等特点,对理想信念教育施加全程性影响;发挥全息媒体的技术特点,通过AR、H5、音视频等多样信息传播形式为受教育者带来理想信念教育的全新体验;发挥全员媒体“人人皆是麦克风”的特点,倾听受教育者观点、看法,回应受教育者对理想信念教育的关切;发挥全效媒体精准、高效传播的特点,了解不同群体受教育者的反馈,有针对性的更新、调整理想信念教育策略。“四全”媒体为党和国家推进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继传统媒体之外的新形式,也是推进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和渠道的重要补充。

(五) 行动是关键:在社会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只有落实在行动上才能实现其价值,要把理想信念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实践大课堂相结合,解决理想信念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验证问题,主要包括三种社会实践形式:一是案例式社会实践。充分整合社会各方面优质资源,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特别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主的案例式社会实践教育,在深入理解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中丰富理想信念;二是体验式社会实践。开展以五四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右玉精神、西迁精神、劳模精神等中国革命精神谱系为主的体验式社会实践教育,引导受教育者坚定理想信念;三是比较式社会实践。组织受教育者赴国外调研,帮助受教育者在中外比较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推动理想

^①郑敬斌、李鑫:《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管理机制建设初探》,《思想理论教育》2019年第11期。

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历史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理论，为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理论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生动实践，为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实践基础。新时代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

（责任编辑：蒋永华）

The Threefold Logic of Promo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SHANG Hongbo, WANG Gang

Abstract: Ideals and beliefs constitute a value system, whos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 that requires relentless cultivation. The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calls for normalization, which needs to be protected by institution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ogic, the education theme, content and system of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develop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periods, has provided promo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with historical ref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logic, the ideals and beliefs theories of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provided promo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with theoretical origin, basis and ref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logic, promo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needs to adop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s guidance, incorporat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streamline the main channel of school education, supplement it with online education, and verify its effect with practical education. Promo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s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s.

Keywords: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About the authors: SHANG Hongbo, PhD in Law, is Professorial Research Fellow at Office of the Party Committe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 WANG Gang, PhD in Law,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